

毛

詩

原

解

毛詩原解卷十八

南有嘉魚之什

自南有嘉魚至吉日凡十篇而亡詩由庚崇丘由儀
三篇不與焉內菁菁者莪以上六篇皆成王之詩六
月以下四篇宣王之詩文武成王之詩謂之正小雅
宣王以下詩謂之變小雅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光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南

有嘉魚烝然汕汕訓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堪○南

有樛木甘瓠互象上叶雷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上叶茂

之○翩翩者騅騅烝然來加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

亦思

古序曰南有嘉魚樂與賢也毛公曰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成王盛時周公下士藹藹多吉人是詩可以觀焉朱子改爲燕饗通用之樂非也樂雖用詩而聖人刪詩不以樂如以樂刪詩則所謂新宮狸首采芻九夏宜皆存之而皆不錄可知詩爲觀風化俗明王道稽世變昭鑒戒不獨爲樂也惟頌樂歌附諸風雅後風雅非盡樂歌也故曰雅頌各得其所人情樂放縱而惡檢押聖人言樂必言禮禮有經而樂無專經以此奈何後儒專以樂言詩乎南明

方也。以比明主嘉魚。以比良臣。魚水君臣相得也。單

單網羅求賢也。樛木甘瓠上下交也。騅鳩來思。乘時

變化也。○章一魚深潛于水。南方江漢之間。有嘉善之

魚。衆人烝然。單之。又單之。而後可得嘉賓。抱道潛隱

旁羅勤求。而後可致也。今既作賓。而來。王有旨酒。用

與燕飲。以相樂矣。○章二南有嘉魚。衆人以小罟撩之

求賢之勤。亦若此。吾王有酒。用以燕飲。嘉賓而衍樂

之矣。○章三南方有下垂之樛木。甘美之瓠。因得上附

明良。泰交亦猶此矣。吾王有酒。用燕飲。以安嘉賓之

心焉。○章四翩翩然飛之騅鳩。變化之鳥也。羣然來集

嘉賓乘時顯庸何以異此吾王有酒燕而又燕致慤
慤之無已也○嘉魚魚之美者或曰似鯉出沔南丙
穴單編細竹爲之一名籠族以籠取魚也君子謂成
王式用也單者從上籠之汕者從下撩之衍樂也思
語辭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山有臺叶北山有萊叶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
子萬壽無期○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
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
子民之父母叶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南山有栲叶北

山有杻紐樂只君子遐不眉壽叶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某叶○南山有枸矩北山有楸庾樂只君子遐不黃耇考

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叶上

聲

古序曰南山有臺樂得賢也毛公曰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朱子改為燕饗通用之樂非也夫雅者政也皆朝廷獻納之辭如鹿鳴魚麗嘉魚辭云有酒猶似燕饗是詩無飲酒語惟據燕禮歌南山有臺然非為燕禮作也其以草木比多材亟贊樂只君子言得衆賢則君身君德名譽福祚邦家無窮之慶所以為樂得賢也○一前視南山有可為簞笠之

臺後視北山有可爲蔬菜之菜主國多士如此樂哉
君子邦家賴以鞏固而爲之基曆數賴以綿長而萬
壽無期也○二章南山有桑北山有楊何材不具樂哉
君子邦家賴以光顯壽命賴以延長○三章南山有杞
北山有李樂哉君子澤及生民而爲父母名譽久遠
而德音不已○四章南山有栲北山有杻多賢夾輔豈
不遐遠而眉壽乎道德音聞亦以是而茂盛矣○五章
南山有枸北山有楸樂此多賢可以調養君身而爲
黃老可以保養子孫而無後艱矣○南山北山左右
前後之比臺莎草一名夫符須萊葉香可茹只語辭

桑可蠶。楊、蒲、柳可爲箭筈。棗爲屋材。爲舟。杞木一名狗骨。如樗。栲山樗也。可爲車輻。柎。櫨也。可爲弓弩幹。遐遠也。枸木似白楊。子長如指。其如飴。一名木蜜。以爲柱。室內酒皆少味。榎似楸。宮室良材。一名鼠梓。黃老人髮白復黃也。耆老人痴癡之狀。艾養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由庚

崇丘

由儀

古序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

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毛公曰有其義而
亡其辭○按六月之序此三篇原不相屬此以亡詩
爲類耳朱傳據儀禮改由庚次魚麗崇丘次南有嘉
魚由儀次南山有臺說見前

蓼

六彼蕭斯零露漙漙

上聲

今既見君子我心寫

上聲

須今燕

笑語兮是以有譽處

上聲

今○蓼彼蕭斯零露漙漙

上聲 既

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蓼彼蕭斯零

露泥泥

你

既見君子孔燕豈

惜

弟

上聲

宜兄宜弟今德壽

豈

起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儻

條

革沖沖

充

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古序曰。蓼蕭澤及四海也。○朱子改爲諸侯來朝天子與之燕飲以示慈惠而歌此詩非也。序義本謂天子親萬國懷諸侯天下一家故曰澤及四海總括全篇比零露之意朱子詆爲淺妄其實深約蓋周道方盛泰交喜起之歌篇中言燕者安樂之意非飲酒也據詩次第此篇朝諸侯下篇方與之燕飲蕭蓬蒿生澤藪高不盈丈露自天零卽易所謂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履帝位不疚者也履禮也上下有禮則民志定而泰道成序謂澤加于四海禮之謂也豈飲酒云乎○

一章

蓼生于下濕蓼然上遂露降自

天濬然下零。天澤交而成禮，亦猶此也。君子來朝，既見則我心傾寫，相與燕樂，驩笑言語，是以有譽悅而安處也。○二章蓼然之蕭，零露瀼瀼，上下交也。既見君子，爲國家榮寵，爲朝廷光華，精忠不二之德，無所爽差，宜久于位而壽考不忘也。○三章蓼彼蕭斯，零露泥然沾濡，既見君子，相與甚燕樂，而情意豈窮，其豈窮之德，藹然和氣，足以宜爾兄弟，而今德獲壽考之樂也。○四章蓼彼蕭斯，零露濃厚，君子來朝，馬轡之條，有革下垂，沖沖然柔順，車馬之鈴，雖雖然和鳴，聞聲見色，皆康侯之儀衛也。有臣如此，宜爲萬福所聚矣。○

蓼長貌蕭蒿也祭則蕤熱之以升臭滑潤澤也君子
指諸侯寫傾也傾寫則舒快矣燕樂也譽豫通如韓
姑燕譽之譽譽處安意上下無猜忌則安樂矣龍寵
也爽差也孔燕甚樂也壽豈壽而樂也儻馬轡之末
有革條縮之革謂餘而垂者沖沖順垂貌鈴在軾曰
和在鑣曰鸞或曰戎車在鑣乘車在衡也和鸞車行
疾則失音行舒則不鳴行有節則聲雖雖攸所也宜
也同聚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湛懸上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平夜飲不醉無歸○湛

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其桐其椅音其寶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古序曰湛露天子燕諸侯也○前篇來朝此篇賜燕朝則禮嚴燕則情洽朝以朝旦禮主于辨也飲以昏夜情主于合也故爲湛露陽晞之比首章夜飲之初次章豐草有露露始降也三章杞棘離邊小樹也杞棘有露夜漸久矣杞棘叢生昏亂之象飲多易亂故以顯允諷末章桐椅則高樹也見其實垂而離離然終燕散歸天向明矣所謂醉歸陽晞也禮終易放醉

則驕亢倦則躁急故以豈躬諷豈躬者溫恭也○章一
露天澤也夜則零日則晞湛湛然露盛而濕匪陽則
不乾吾與君子燕飲厭厭然恩意濃厚不于朝旦而
于昏夜款洽之至也苟不盡醉則無歸焉○章二湛然
之露在彼豐草草茂則得露多厭厭夜飲在宗廟之
室考成其禮親親之地情最洽也○章三湛然之露在
彼杞棘夜久矣飲多易亂君子顯明允信皆有令德
不以醉而昏亂也○章四燕畢且歸矣見桐椅之實離
離分明君子清明之德亦猶此也豈以久而急遽醉
而傲惰乎豈躬樂易莫不有溫恭之善儀也○湛湛

濕貌陽日也。晞乾也。厭厭厚意。豐草茂草也。宗宗廟也。考成也。成禮也。杞枸杞也。棘小棗。顯不昏也。允不亂也。桐梧也。椅梓類。實子也。離離分明也。豈溫也和也。第平易也。

湛露四章章四句。○宋子改升亡詩南陔白華華黍于魚麗之前。魚麗以下悉依儀禮次第。雜亡詩由庚崇丘由儀以足十篇之數。至此改爲白華之什。

彤同弓召起今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既叶平之鐘

鼓既設一朝饗叶平之○彤弓召今受言載斜之我有

嘉賓中心喜叶去之鐘鼓既設一朝右叶之○彤弓召

今受言羹

叶

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

壽到之

古序曰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朱子改爲天子燕有功諸侯錫以弓矢之樂歌謂錫弓矢是也謂燕非也燕與饗異饗用大牢爵盈而不飲所以示恭儉也燕則盡醉爵行無算所以示慈惠也燕饗皆酒而饗主于錫以酒行禮非行禮以飲酒也周語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故燕或至夜而饗行于朝成禮而罷故曰一朝饗之春秋傳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饗終朝耳諸侯有四夷功天子錫彤弓以

表其武功。鄭康成謂使之專征伐是桓文之假託先王未之有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諸侯而專征伐大亂之道。以此傳經誤天下後世。可勝言哉。○章朱色之彤弓。新未受弦。昭然而弛。色異凡弓。是昭代所貴也。今受以歸。尚其寶藏之。我有嘉賓。功在社稷。中心誠敬。欲以相照。故設鐘鼓之樂。舉大饗之禮。于一朝。卽以予之矣。○章彤弓。昭兮受之。則以物承載之。此朝廷名器。我以嘉賓有功。中心喜悅。故設鐘鼓于一朝。卽右賓而授之矣。○章彤弓。昭兮受之。則以衣櫜之。我以嘉賓有功。中心好樂。故設鐘鼓于一朝。卽以

醕答之矣。○彤，赤色，周所尚也。昭，弓弛貌。貺，賜也。載，以器承之也。右，受弓者居右也。曲禮：主人受弓，由客之左，接下承弣，向與客並，然後受。蓋客自外來，西爲左，主人于客西並立而受之。或曰：右，侑通，助也。囊，以弓衣韜之。醕，報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精者莪驚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亦且有儀叶。○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古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毛公曰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朱子改爲燕飲賓客之詩。非也。按王制鄉子弟入學九年大成曰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升之大學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進于王曰進士司馬論定而後官之位定而後祿之此先王所以樂育材也。是詩以菁莪比者莪蒿也蒿生澤藪香美可食以爲著通于神明以供禋升臭于郊廟百祀故比賢材。蒿易長俄然而成故名莪小曰莪大曰蒿。諺云三月茵陳四月蒿言易長也。故比育材莪本不生陵阿與水中言在彼者比培植之厚。

也。錫百朋。錫貝也。貝文而澤。比朋友相麗澤也。揚舟。揚木爲舟。揚陽也。以比君子。舟利涉。以比濟世。沈淖。野水。虛舟待渡。以比賢士待用也。全詩取義寓義。無古序。卽毛氏不知所由作。豈惟毛氏。雖仲尼亦不知所由作也。雖降爲十五國風。又降爲變風。與青青子衿同。改爲淫奔。皆似耳。讀序。乃見作者之志。亦可以知詩與聲辭與志之辨。序烏可廢也。朱子于古序。斥爲無據。于比義。復不理會。則以是詩爲燕飲賓客。又何怪乎。○章一菁菁始生之蒿。俄然易長。在彼山阿之中。物旣美少。得地又厚。其茂盛宜也。君子教化大行。

草野之士得見樂其教育且觀國之光而有禮儀矣

○二章菁菁者莪在彼小渚之沚多士洒濯亦猶此也

既見君子得蒙渝祓我心則喜矣○三章菁菁者莪在

彼中陵浸以升矣既見君子羣賢麗澤所獲寔多何

異百朋之錫乎○四章楊木之舟則沈則浮虛以待用

也人材國之舟楫既見君子論定而官任官而爵我

心則安矣○菁菁美盛貌古者以貝爲貨貝有五大

貝牡貝么貝小貝不成貝各二爲朋百朋百雙也休

安定也明主論材則人情安定矣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六月棲棲

西

戎車旣飭

勅

四牡騤騤

載是常服

叶

獫狁

孔熾

叶滯赤

我是用急

王于出征

以匡王國

叶

○比物四

騶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旣成我服

叶

我服旣成

于三十

望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四牡脩廣

叶

其大有顛

容薄

伐獫狁以奏膚

狀

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

叶

共武之服

以定王國

叶

○獫狁匪茹

孺

整居焦穫

護

侵鎬及方至

于涇陽

叶

文鳥章

白旆央央

元戎十乘

以先啓行

叶

○戎車旣安

叶

如輕如軒

四牡旣佶

旣佶

且閑

叶

薄伐獫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吉甫燕喜旣多

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

叶

飲御諸友

叶

包鼈膾鯉侯

誰在矣張仲孝友

以叶

古序曰六月宣王北伐也毛公曰鹿鳴廢則和樂

洛

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
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
福祿缺矣采芣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
扶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
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
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
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
廢則爲國之基墜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

蕭廢則恩澤垂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按毛公所云。卽孟子詩亡之意。聖人刪詩。稽王道之興廢。垂法戒也。故小雅鹿鳴以下諸詩。皆文武成周之盛。百度所以脩舉。世運所以興隆。而穆王以後。周道浸衰。典刑廢墜。至于厲王。頽敗極矣。國人逐之而死于彘。其子宣王。復脩文武之政。煥然中興。故自此至無羊十四篇。皆宣王之詩。此篇則美其命將北伐之功。皆所謂變小雅也。毛公序說。歷舉鹿鳴諸詩所由廢。一以見世道興衰之由。一以

明聖人刪詩正雅之義故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與春秋相終始非徒爲聲樂而已毛公所以有功于詩也○一章盛夏不興師今六月盛暑棲棲不寧戎車脩飭四馬駃壯載是戎衣以出何爲者也因獫狁倡熾中國急難王命出征所以攘夷而正中國也○二章戎馬比力不比色今四馬旣比物齊力矣而色又皆驪其馳驅進退閑習法則非備之有素而能然乎當此六月卽製戎服成就道趨事敏速然日行不過三十里師出以律不倉皇失度王命出征使之敵愾而佐天子也○三章四馬長廣顚然壯大薄伐玁狁

以成美功。戎事尚戒懼。今將士皆能嚴畏敬慎。以供
武事。自足以制敵而安定王國矣。○四獫狁不自茹
度。整齊醜類。盤踞我焦穫之地。分兵侵我邊地之鎬。
逼近朔方。深入涇水之北。我乃選鋒前進。建赤幟。畫
鳥章。綴白繒。爲旆。央央鮮明。簡戎車之大者十乘。開
道啓行。以爲先鋒焉。○五戎車旣安而適。調從前視
之如輕。從後視之如軒。其畫制如此。駕車四馬。旣倍
壯而又閑習。軍實非不足也。然薄伐獫狁。僅至大原
而止。夷夏有限。不窮追也。爲大將者。乃能文能武之
吉甫。萬邦以爲師。何難一獫狁乎。此王國匡而天子

所以佐也。○韞今吉甫成功歸矣。王錫之燕飲喜樂多受祉福。以其歸自邊地之鎬。在外永久。朋友情疎。進諸僚友。與之飲酒。有魚鼈膾鯉以爲殽。時維誰在。有張仲者。其人孝友也。以此名賢陪彼勲臣。功名始于孝友。王所以嘉吉甫而率勵羣臣也。○六月。建未之六月。棲棲不定也。常服。戎事之常服。韋弁韋衣。臨陳之服也。在途則載之。比物齊力也。凡朝祭毛馬。取毛色齊也。凡軍事物馬。取物力齊也。今物與色皆齊。馬多也。開習也。則法也。馳驅之法也。三十里爲一舍。古者言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脩長也。廣大也。

顛昂壯貌。奏成也。虜公美功也。共武服。共武事也。茹
度也。隹。獲鎬方。皆北地。近獫狁者。涇水在豐鎬西北。
水北曰陽。織幟同赤旗也。文幟上之文。卽鳥章也。鳥
隼曰旗。畫朱雀以統前軍也。凡旗幟以帛爲尾曰旒。
此白旒。鳥幟之旒也。央央鮮明也。元戎大兵車也。凡
軍前曰啓。軍後曰殿。啓開也。行路也。輕車覆而前也。
軒車却而後也。凡車如輕如軒。乃畫制也。信壯貌。大
原地名。

六月六章章六句

薄言采芑。

起

于彼新田。于此蕃畝。

叶

方叔涖止。其車三

千師干之試

夫叶

方叔率止乘其四騏

叶

四騏翼翼路車

有奭

吸

簟第魚服

通叶

鉤膺儻革

急叶

○薄言采芑于彼新

田于此中鄉方叔泣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

約軹

新

錯衡八鸞瑤瑤

倉服

其命服朱芾

弗

斯皇有瑋

葱珩

杭

○旒

丰

彼飛隼

荀

其飛戾天亦集爰止

方叔泣

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

征

人伐鼓陳師鞠

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田

○蠢爾蠻荆大邦

爲讐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

叶

嘽嘽

漣

嘽嘽焯焯

推

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

荆來威

古序曰采芑宣王南征也○此宣王命將南征有功
歸而詩人歌之朱子改爲軍行采芑而食賦其事以
起興非也芑嘉穀也宣王中興田野墾闢于彼于此
餘糧棲畝王師所過足食無轉運齎持勞頓之苦故
以爲比朱傳以芑爲苦蕒菜軍行采食按詩本託言
耳軍法掠民間一草有禁豈真有踐民田采芑之事
乎善說詩者觀采芑六月軍旅之事思過半矣六月
事勢張皇采芑氣象暇豫蓋吉甫承頽敗之後敵驕
兵惰應變不得不敏及北虜旣平軍聲旣振方叔再
出服命服乘命車從容運籌而南蠻奪氣矣故吉甫

薄伐才兼文武方叔元老賤戰貴謀著之篇什豈徒以其辭而已乎故曰詩可以觀授之以政不違雖多亦奚以爲○章一中衰之後田野不治今薄言采芑于彼再歲之新田于此初墾之菑畝王師所過嘉穀被野曠土闢而田野治矣今蠻荆背叛方叔以王命臨戎兵車三千師衆千盾素習率之以行駕車四馬青黑齊色翼翼然駟服整齊上公金路赤色奭然竹簟爲蔽魚皮爲矢服馬領下有鉤懸樊纓九就當馬之脰馬轡首以皮爲條其餘革下垂也○章二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近郊之地無不有也方叔臨止

其車三千旂旒央央鮮明所乘路車之轂約束以皮
車前衡木畫以雜文四馬八鸞其聲瑤瑤方叔身服
爵命之服其朱韍皇然鮮明佩玉瑒然和鳴葱色之
玉以爲佩首不事戎飾而應敵從容如此○三 旣然
疾飛之隼其飛戾天而下集于所止王師鷹揚遠擣
南蠻亦猶此也方叔泣止其車三千師衆千盾試習
方叔率以臨陳三軍聞鉦靜而止聞鼓動而行鉦人
司鉦鼓人伐鼓各有司存先陳師旅告以約誓方叔
紀律明而號令信進而戰也伐鼓淵淵然寂靜戰而
退也振旅闐闐然駢集其整齊嚴肅如此○四 蠢然

無知之蠻荆爲我王國之寇讐方叔大老深沈諳練
算無遺策率師以進執其訊魁獲其羣醜戎車嘽嘽
然衆焯焯然盛迅擊如霆發聲如雷其威也如此顯
允方叔昔嘗與南仲征伐獫狁蠻荆聞名不待戰而
來威服矣○芑白梁粟也凡墾田一歲曰芑二歲曰
新田殺草木曰芑芑災通泣臨也車三千言多也師
千猶言兵甲也試練習也甗赤色一作赭周禮巾車
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及上公之車也知此車爲金
路者以鉤唯金路有之也鉤馬項下飾膺纓通樊纓
當馬胸膺故以纓爲膺也樊作鞞馬胸前革帶也纓

染五色毛，纏一匝爲一就，九匝爲九就，懸之鉤上也。戎事乘革路，此乘金路者，初出師非臨敵也，中鄉鄉中也，天子六鄉，六達，遠而鄉近也，紙較也，約皮束也，錯雜采也，衡車前轅端橫木也，鈇在鑣曰鸞馬口兩旁也，蒂作鞞蔽膝也，皇鮮明也，葱蒼色也，珩佩首橫，玉一命，溫鞞黝珩，再命，赤鞞黝珩，三命，以至九命皆赤鞞，葱珩，隼屬，隼疾之鳥，搏無不中，故謂之隼。言準也，鈺，鏡也，似鈴柄，居中黃，上下一名錫，鈺以靜之，鼓以動之，凡軍進退皆以鼓行，鈺止，鞠告也，淵淵猶咽咽，肅靜聲，闐闐駢集也，騫動而無知貌，元老

壯謀不似少年輕躁也。威古畏同。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世儒謂春秋夷楚據是詩蠻荆之語愚按爲貢荆居九州第六其地逼近中原江漢汝墳二南所首善也焉得比之荒服蠻夷荒服環畿甸四面二千三百里外皆得稱之何獨南土也三代以前帝都居北故南土遠在今楚地正當四字中央自衡岳五嶺南連百粵閩廣西南夷古皆屬荆因稱荆蠻其地半天南王者南面失楚則如面牆顧江介險阻亂則先叛治則後附是以商周中興必先服楚若蠻夷先王荒之耳何以伐焉商頌曰維汝荆楚

居國南鄉亦言近也此詩曰征伐玁狁蠻荆來威言
玁狁遠而荆蠻近不得不討後儒解春秋尊齊晉爲
擯楚之說贊之經無據華戎錯居何國哉有寧獨楚
乎餘詳春秋

我車旣攻我馬旣同四牡虬虬能駕言徂東○田車旣

好叶四牡孔阜甫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叶

選解徒囂囂及建旄設旌搏獸于敖○駕彼四牡四牡

奕奕赤芾金錫會同有繹○決拾旣伙句與末兮矢旣

調與同射夫旣同助我舉柴叶○四黃旣駕叶兩騂不

猗阿不失其馳叶舍矢如破叶○蕭蕭馬鳴悠悠旆旌

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古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毛公曰：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在昔中衰，百度廢墜，今車盡制而堅，攻馬蕃阜而齊，同乘與之四馬，雁雁然肥壯，駕車以往，東都脩朝會之禮于父曠之後也。朝會則必講武田獵之車，旣好四牡之馬，甚大，東都有廣大之草澤，乘與今往，將遂行狩也。行狩必算徒衆器器然其聲之多也，建旒以

統人設施以飾旒將往搏獸于敖山之陽甫草之地

也○韋乘輿既東諸侯咸集駕四牡之馬奕奕然盛

大服赤色之芾著金飾之舄來會同者絡繹不絕也

○五韋朝會既畢狩獵斯行決以鉤弦著于右大指拾

以利弦著于左臂各與手相比次也弓矢均調適宜

諸侯同爲射夫協力助王共舉所獲之齒人心齊也

○六韋四黃之馬既駕兩騂鴈行不偏御者循其馳驅

之法不詭遇遷就射者發必中獸如破物然射御各

極其精也○七韋狩事既畢蕭蕭肅靜聞馬聲之嘶悠

悠徐緩見旆旌之閑徒衆車御寂無驚擾其頡禽也

所獲雖多。惟擇取三十餘。悉分賜。君庖不求盈也。○
軌是役也。師徒不爲不衆矣。車馬不爲不多矣。然但
聞師行不聞人聲。紀律嚴明。人心整肅。信矣。其爲君
子之事。誠哉。其爲大成之業也。○麗麗肥壯貌。甫草
大藪也。凡獵擇草野大地爲場。週迴芟草。積以爲防。
先誓士戒。衆講武。畢驅禽納于防內。乃焚草。就中射
之。故曰草也。冬獵曰狩。之子指王。夏獵曰苗。詳周禮。
夏官。選與算。通數也。盤庚曰。世選爾勞。嚶嚶人衆聲。
敖山名。在鄭地。奕奕大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
無常期。有事則會也。殷衆也。十二歲王不巡守。則六

服衆見也。決以象骨爲之，著於右手大指，以鈎弦也。拾以皮爲之，著於左臂，收拾衣袖，以遂弦也。弓矢相得曰調射。夫卽來朝之諸侯，柴當作齒。次謂所獲禽獸之肉，說文作𦍋，積也。大庖君厨不盈，取禽止三十也。凡田獵所獲禽分三等。凡逐禽從後左射，中左脅，矢出右肩，貫心速死者，肉鮮潔爲上殺，以充乾豆，供宗廟。貫右耳本者，未及心死，緩肉微惡，爲中殺，以供賓客。中左股貫右脅，死最遲，爲下殺，以充君庖。每殺止取十，其餘盡以頒賜。三殺外，有從旁橫中者，有當面中者，不取。嫌殺降也。有未成禽者，不取。惡殺天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維戊叶既伯既禱叶田車既好叶四牡孔阜叶升

彼大阜從其羣醜○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叶獸之所同

應鹿麋麋叶漆沮之從天子之所○瞻彼中原其祁孔

有叶儻儻標俟俟或羣或友叶悉率左右叶以燕天子

○既張我弓既挾夫我矢發彼小豨意此大兕史以

御賓客且以酌醴

古序曰吉日美宣王田也毛公曰能慎微接下無不

自盡以奉其上焉○天子曰萬幾而能畱意于馬祖

是能謹微也田獵非適意獲禽享賓恩接于下也蒐

狩以講武。先王之禮。可以覘軍實。可以觀人心。可以驗君德之好尚。可以察政事之綜理。故詩人美而歌之。○一章吾王再狩西都。將用車馬。先祭馬神。外事用剛日。以吉日戊辰祭馬祖。而禱曰。使我田車既好。四馬孔阜。升彼大阜之上。從禽獸之羣類也。○二章越三日庚午。選擇我馬于禽獸所聚。麀鹿麋麋然衆多之處。如漆沮二水之旁。可爲天子大狩之所也。○三章漆沮之間有平原焉。其地祁然而大。禽獸甚有而多。或儻儻疾走。或俟俟相待。或三爲羣。或二爲友。盡率左右同心射獵。以燕樂天子也。○四章張弓在手。挾矢

在弦小豕曰豨。發則必中。大獸如兕。一矢卽死。獲獸雖多。非以自供也。將以進御賓客。爲燕飲之需。且以酌醴齊。行大饗之禮也。○天干爲日。地支爲辰。日干五剛。五柔。甲丙戊庚壬。五奇爲剛。乙丁己辛癸。五偶爲柔。十二支。六陰。六陽。子寅辰午申戌爲陽。丑卯巳未酉亥爲陰。戊辰庚午皆陽剛也。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外事祀外神也。馬祖亦外神。伯卽馬祖之神。天駟星也。一名房。一名龍房。爲龍馬也。差擇也。鹿。牝鹿也。麋。麋鹿多貌。漆沮。西都二水名。禘。大也。挾夾。同。兩物夾一曰挾。矢在弦上。以太二指夾而引之也。

殪。一矢而死也。醴酒之連糟者。周官酒正五齊。二曰醴。齊用以祭。享貴本初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毛詩原解卷十八終

毛詩原解

卷十八

二十二

小雅

毛詩原解卷十九

鴻鴈之什

自鴻鴈至無羊凡十篇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女叶爰及矜人

哀此鰥寡

知叶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

作

則叶

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鴻鴈于飛哀鳴嗻嗻維此

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高叶

古序曰鴻鴈美宣王也毛公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

而能勞

去聲

來

去聲

還定安集之至于矜

無

寡無不得其

所焉○朱子改爲流民喜之而作非也小雅自鹿鳴

而下至此二十餘篇皆朝廷制作不應忽采民謠一篇雜入其中以鴻鴈比者鴻鴈來去無常民亦罔常故末章美而寓規以爲流民自言誤矣○一鴻鴈之飛春避暑而北秋避寒而南轉徙無常其羽聲肅肅然也民生聚散何以異此爾民初遭亂而往饑寒流離劬勞于野爰及同行之輩皆可矜憐之人中有鰥寡無告者尤爲可憐也○二鴻鴈于飛集于中澤得所止矣民散而復還脩其垣牆向之頽圯者今百堵皆作雖云劬勞究竟得安居矣○三鴻鴈于飛哀鳴嗷嗷如有所愬新集之衆有居無食有食無衣何異

磬磬之鴈維此明君。謂我民劬病勞苦。惠養安全。自不容已。維彼昏君。謂我民宣縱驕恣。觖望無厭。磬然不顧矣。○之子指流民。劬勞病苦也。牆高廣一丈曰堵。

鴻鴈三章章六句

夜如何其忌夜未央。庭燎料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鏘○夜如何其。夜未艾。刈庭燎晰晰。制君子至止。鸞聲

噦噦。誨○夜如何其。夜鄉向晨。庭燎有輝。熏君子至止。

言觀其旂斤叶

古序曰。庭燎。美宣王也。毛公曰。因以箴之。○朱子改。

爲王將起視朝而問夜之辭非也宣王豈真有夜半
視朝之事毛公所謂因以箴之云爾蓋夜未半而起
太早非可繼之道進銳者退速始勤者終怠所以卒
有姜后之諫詩人先見而毛說有據也○韋王勵精
求治夜半不安于寢問曰今夜早晚何如乎乃夜尚
未中央而王將起矣庭燎已明諸臣來朝者車馬鸞
聲將將然衆矣○韋夜如何乎夜尚夫盡庭燎久而
光漸小晰晰然矣諸臣續至者鸞聲噦噦來者將盡
其聲漸殺也○韋夜如何乎夜始向晨庭燎不見光
而見煙氣天將明矣君子來朝見其旂而辨色矣夫

視朝必待辨色而問夜已始于未央無乃不可爲常
乎○其語辭央中央庭燎地燭也束葦置階下然之
艾與刈通艾老然後可刈故凡將盡稱艾晰晰小明
也噦噦聲微也鄉晨向旦也輝火氣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免彼流水朝宗于海叶歟幸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

兄弟邦人諸友叶莫肯念亂誰無父母叶○沔彼流水

其流湯湯歟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叶

心之憂矣不可弭米忘○歟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

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古序曰沔水規宣王也○鄭氏曰以恩親正君曰規規者正圓之器五行東方爲規主仁恩故春秋傳曰近臣盡規王信讒遠諸侯不敢直諫而但呼其親戚朋友念亂以感動王故謂之規朱子據詩中邦人諸友改爲民間相語非也詩謂諸侯不朝飛揚跋扈不循道理一二守禮者異讒言之及莫敢自必故諷王遠讒親諸侯以終大業也水無情之物流則不定隼急疾之鳥飛則不止皆諸侯不朝之比○沔然而滿之流水必歸于海水猶知朝宗諸侯憑陵跋扈如急疾之鷹飛止不定天下萃渙之勢未可知嗟我兒

弟邦人諸友安當思危皆無肯遠慮者誰獨無父母
乎亂將累及父母矣○乾沔然之流水其流湯湯然
盛也諸侯放恣如水橫流如隼飛揚念彼不循理者
至于坐卧不安憂不可弭忘也○乾歛然之隼雖或
飛揚時亦循中陵而止諸侯豈無循理述職者則宜
推誠懷撫而訛言復肆中傷不可不懲止也聞諸侯
自相謂曰我友事王室可謂敬矣讒言其猶興也羣
情危疑若此王可不懲乎○沔水流滿也諸侯見于
天子曰朝宗蹟迹同不蹟不循道也弭止也訛言虛
偽之言卽讒言也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鶴鳴于九臯聲聞問于野叶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洛

彼之園爰有樹檀叶其下維穉託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叶魚在于渚或潛在淵叶樂

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古序曰鶴鳴誨宣王也 毛傳謂教王用賢是也鳥

高飛善鳴者莫如鶴以比賢人淵魚園樹山石皆用

賢之比○章鶴良禽也鳴于九臯深澤之中聲出聞

于四野賢者脩德岩穴令聞遠播無異此王欲得之

未易也如魚深潛于淵時或沫游于渚江湖自得未

肯出潛。輕受人餌。必也清明之朝。貴德尊士。如人稱
彼園之可樂。有嘉樹之檀。其下維落葉之穰。有德者
上。無德者下。賢者始樂就耳。得賢則可以切磋君德。
砥礪治功。如他山之石。以爲錯磨之用。其受益可量
乎。○章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德之升聞。亦猶是也。
魚在于渚。或潛在淵。網羅何其難也。樂彼園有樹檀。
其下維惡木之穀。人君用舍分明。賢者始樂于仕。其
朝如他山之石。取以攻玉。輔相之益。不旣多乎。○鶴
長頸高足。白身青翼。赤頂長喙。常夜半鳴。聲聞數里。
九臯深澤。猶九泉九天。極言其深也。擇落葉錯磨石。

穀惡木一名楮其皮可為布為紙其實可食攻治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按序庭燎美而因以箴箴針

也微刺之其辭隱沔水規規圓也情動之其辭悲鶴

鳴誨誨教也詳說之其辭核古序精確如此朱子必

欲改作何與自彤弓至此篇朱改為彤弓之什

祈父甫予王之爪牙音叶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祈父

予王之爪士史叶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祈父豈不聰

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古序曰祈父刺宣王也○朱子改為軍士怨久役而

作謂未見其必為宣王非也如必欲見為宣王則詩

明言敗績于姜戎然後可。按國語宣王三十九年王師敗績于姜戎，料民于大原，兵不足，故發畿內之民從征。詩不敢斥王而呼司馬，朱子遂以爲軍士語耳。

○一章祈父，汝爲司馬，掌征伐，典畿內之兵，我輩爲王侍衛之爪牙，以護腹心，何爲轉徙我于憂恤之地，不得安居乎？

○二章祈父，予王畿內爪牙士也，胡爲轉徙我于憂恤無所底止乎？

○三章祈父，汝真不聰，不能察人之隱，我乃有母，無兄弟，爾何轉我于憂恤，使我母自主饔飧之事乎？

○祈父，司馬也，祈圻同酒，詩曰：圻父薄違，通作畿，尸主也，饔，熟食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

皎皎_然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求今朝所謂伊人

於馬道遙○皎皎白駒食我場蕘繫之維之以求今夕

刺所謂伊人於馬嘉客_{各叶}○皎皎白駒賁_闕然來_{與白}

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皎皎白

駒在彼空谷生芻_初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

遐心

古序曰白駒大夫刺宣王也○朱子改爲畱賢之詩

非也其畱也以去其去也以不用鶴鳴之誨孤矣故

刺之猶王風之丘中有麻也馬五尺以上曰駒白駒

比賢士貞潔也。苗藿比好爵也。生芻比獨善自養也。

○章皎皎然白色之駒。伊人所乘也。我飼以場圃之

菜苗而繫留之。維繫之以延今朝。馬在此則所謂乘

馬之人。因緩其行而逍遙于此耳。○二章皎皎然白駒。我

食以場圃之苴菜。繫維之以延今夕。所謂乘馬之伊

人。因以挽其去而爲嘉客于此矣。○三章皎皎然白駒。尚

其資然光寵而來。將以爾爲公。以爾爲侯。逸樂無窮

期也。山林孤寂。慎哉爾勿優游。長往。勉哉爾勿隱遁

是思也。○四章皎皎然白駒。在彼空谷。自以青芻一束飼

其馬。雖我苗藿亦不屑矣。令德令儀。溫然如玉。身雖

不畱猶願聆其德音勿遠貴重爾音如金玉不以貽
我而有遠棄之心也○場圃同地場卽圃也苗菜苗
也禾苗無在場者藿荳葉繫維皆繫也永淹雷也伊
人猶彼人生芻青草也金玉言希貴也音聲教也遐
遺忘也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_阜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
言旋言歸復我邦族○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
此邦之人不可與明_謂言旋言歸復我諸兄_音○黃鳥
黃鳥無集于栩_音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

言歸復我諸艾甫

古序曰黃鳥刺宣王也○朱子改爲民適異國不得其所而作非也民不得所時政使然詩人託爲民言以諷王也黃鳥好音人所悅也春陽始鳴應節趣時故爲遷居擇處之比穀惡木桑言喪也榭言虎也皆失所之比黃鳥性不穀食比已將不食此邦之食也始以故鄉失所而來今又以此邦失所而歸故自託于黃鳥非以黃鳥爲刺刺病黃鳥者耳與呼碩鼠異○一章黃鳥識時好音悅人而胡爲集于此穀也粟非黃鳥所食爾勿啄我此粟我昔棄邦族而來謂此邦

人善與耳。今不肯以善道相與。我將旋歸。反我邦之宗族矣。○二章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家我梁我行歸矣此邦無達人情識事理者言旋言歸依我諸兄耳
○三章黃鳥黃鳥勿集于栩勿豕我黍我將歸矣此邦之人不可同處言旋言歸依我諸父耳

黃鳥三章章七句。○按二雅皆朝廷獻納之詩。而小雅若此篇之類。託民風以諷上。故爲小雅。大雅則專言君德。所以與小雅異。

我行其野。蔽芾泚其樛樛。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姑叶○我行其野。言采其芣。越昏姻之故。言

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我行其野言采其菑

福

白不思舊姻求我新特成不以富亦祇

支以異

葉

古序曰我行其野刺宣王也○朱子改爲民適異國
依其昏姻而不見收卹作此詩非也民適異國則流
離失所矣依其昏姻而不見收卹上所以教民睦姻
任卹之行安在不能養又不能教中興之業衰矣故
謂之刺凡詩刺多卽其人之事代言誦其詩知其政
而美刺寓焉春秋之法如此○章我從故國來經行
其野見惡木之樗枝葉茂盛猶可休息今我漂泊無
依以昏姻之故來就爾居爾不我養是惡木不如也

將若之何反我邦家而已○章二我行其野采惡菜之

遂以療饑昏姻之故就爾止宿爾不我養歸反故鄉

而已○章三我行其野采惡菜之蒿以食爾曾不念舊

親視我不如新匹爾之鄙吝欲以成富耳何能以此

成富忘親棄故但爲人所怪異耳○樗惡木卽今臭

椿遂俗名羊蹄似蘆服而葉長色赤蒿一名藜一名

蕘根正白特匹也

我行其野三章章七句

秩秩斯干叶幽幽南山叶如竹苞叶矣如松茂叶矣兄

及弟叶矣式相好叶矣無相猶叶矣○似續妣祖築室

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約之閣閣椽之

橐橐風雨攸除去聲鳥鼠攸去君子攸芋于○如跂斯翼

如矢斯棘如鳥斯革急如翬斯飛君子攸躋賡○殖殖

植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快其正噦噦誨其冥君子攸寧

○下莞官上簟定乃安斯寢聲乃寢乃興恨乃占我

夢剛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禪維虺毀維蛇移○大人占

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乃生男

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嗶嗶朱芾弗斯

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替載弄

之瓦位無非無儀義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履

古序曰斯干宣王考室也○朱子改謂築室成而燕
飲以落之不言誰室豈謂是詩亦通用乎非也禮廟
成則升屋割羊洒血以饗之路寢成則設盛食考成
以落之落始也始新故多祝願之辭○一鎬京王居
旁據鎬水長岸秩秩前對終南遠山幽幽築基盤固
如竹之叢苞結架稠密如松之隆茂願居此室者兄
弟親睦式相和好無相怨尤焉○二我周妣祖開造
丕基中業圯壤而王似續之築室百堵之多或西其
戶或南其戶于是居處而安焉于是笑語而樂焉○
三宮室先垣牆繩約其板閣閣然上下相乘椽之以

杵棗橐然土聲堅重牆成牢密風雨不能侵鳥鼠不能入是君子所居以爲尊大者也○韜其爲堂也規模嚴正如人跂立而翼然恭也方隅整齊如矢行急而直也棟宇軒舉如鳥驚起而革也簷阿彩繪如鸞雉飛而華美也是君子所升以居上臨下者也○五章其爲室也前庭殖然平正楹柱覺然直大向南正處噲噲明爽房奧冥處噉噉深邃是君子所居以安寧者也○六章君子寢于是室下設蒲席上加竹簟乃安寢焉旣寢而興興而占夢吉夢維何夢能與噩夢虺與蛇○乾乃以是夢問于老成博識之大人占之曰

熊羆剛毅雄壯之物是爲生男之祥。虺蛇柔弱隱藏之物是爲生女之祥。○軌由是生男邪則寢之以牀。尊之也。衣之以裳盛服也。弄之以璋象德也。聽其泣。嗶嗶然大聲。以其長皆將服朱芾鮮明有室家爲若王者也。○軌生女邪寢之地從其順也。裹以單衣示無加也。弄以瓦器象其所事也。願其長而貞靜無預外事之非亦無預外事之宜。唯守中饋。議酒食勿詒父母之憂可矣。○猶當作尤。慈也。半。訂通大也。革。亟通如鳥亟驚而高舉也。當戶外地曰庭。莞蒲席。篔簹竹席。熊羆皆猛獸。羆似熊而長首高脚多力。虺蝮蛇小。

而毒故曰爲虺弗摧爲蛇奈何。大人在位有才識爲人所尊信者也。弄璋以玉爲戲具也。半珪曰璋。祭享之器。袒而加衣曰裼。瓦陶器。紡塼酒壺之類。今婦女緝麻加瓦膝上紡用塼鎮車是也。非儀皆朝廷所議政事非不可也。儀宜行也。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特淳爾羊

來思其角濺濺戢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或降于阿或

飲于池叶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牡葉何笠或負其馱

歛叶三十維物爾牲則具叶○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雉

以雄

昏叶

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

國平聲

畢來既升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旄維旟矣大人占之

衆維魚矣實維豐年

叶

旄維旟矣室家溱溱

古序曰無羊宣王考牧也○鄭氏曰厲王之世物產

彫耗牧人廢職宣王能興復故敘而歌之按周禮牧

人掌六牲而阜蕃其物六牲謂馬牛羊豕犬雞也此

獨言牛羊舉祭享所常用者耳○一誰謂離亂之後

爾無羊乎計羣凡三百不知每羣凡幾也誰謂爾無

牛乎舉犗牛一色者九十他色不可勝數也爾羊之

來角多而聚泚泚然和集爾牛之來耳多而動濕濕

然汗澤也

○章

牛羊在牧或自山降于阿或飲水于

池或卧而寢或動而訛牧人隨牛羊來荷其箠笠負其餽糧順其所往以適其性故生養蕃庶別其物色多至三十隨所用之牲無不備也○章牧人之來間

暇樵採以薪以蒸或搏取禽鳥以雌以雄爾羊之來矜兢強壯無羸弱也不騫不崩無羣疾耗敗也但麾以手肱使之歸則畢來使之升牢則盡升也○章自

中業彫耗所望在富庶而佳兆已形于牧人之夢夢衆人相與捕魚又夢統後軍之旄與統前軍之旗以問大人占曰衆人捕魚是羣取之象其必豐年乎豐

年則衆所漁者多矣。建旄與旗是師衆之象。其必室家溱溱乎。室家盛則統馭者衆矣。既富且庶。斯中興之業矣。○三百九十。極言多。非定數也。猶幽風九十九。其儀云爾。黃牛黑唇曰牝。濊濊角聚也。濕濕耳潤也。何荷通揭也。三十維物。別其色。凡三十也。薪之細者曰蕪。雌雄禽也。矜矜兢兢。堅強貌。寒虧也。崩羣疾也。皆氣敗之意。羊病則盡羣而死。然臂也。來自牧歸也。升入牢也。

無羊四章章八句